

仁真旺杰 著



ཐུགས་ཀྱི་གྲོང་ཁྱེད་

太阳谷

太阳谷，你是我一生寻梦、圆梦的地方……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太阳谷

仁真旺杰

仁真旺杰 著

那白里透红的脸，是这样淳朴真实。在他的
记忆中，所见过的女人，即使有这样的脸形，
也无一不是精揉造作。像美术画中，被画师游
抹而成。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谷/仁真旺杰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6.11
ISBN 7-5409-3326-7

I.太... II.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0518号

太阳谷

TAIYANGGU

仁真旺杰 著

责任编辑	战琦
装帧设计	邹小工 柏小坡
封面摄影	吕玲璇
封面题字	嘎尔玛泽朗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电 话	(028)87734153[发行部] (028)87734126[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制 作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9-3326-7/I · 480
定 价	18.00元

封面摄影 / 吕玲珑
封面题字 / 嘎尔玛泽朗
责任编辑 / 战琦
装帧设计 / 邹小工 柏小坡

1

程亮十分微弱地，而且是在一种潜意识中，被一股黑色旋风卷进一条没有止境的隧道。在这条光怪陆离的隧道里，本该见到一些奇妙的场景，然而黑色旋风像有地心吸引力似的，不停地把他旋到黑色深洞。在这无止境的旋转中，他仿佛明白，这是人死之后穿行的时间隧道，一会儿就忘记了所有记忆，脑海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程亮看见远处有一个亮点，好似在黑夜里见到天空中忽现的一颗星星。这亮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最后他看清是一头白牦牛。这头白牦牛是那样耀眼夺目，角根部像翡翠般地嵌在头上，双角像水晶般透明，双眼像油画大师刻意点明的眼睛，七色眼圈内光芒四射的眼珠，让人睁不开眼。

程亮还没来得及看清这头牦牛，突然牦牛双角一撬，他被抛出黑色隧道，重重地落在一片草地上。他拼命挣扎，大声呼喊救命，但一点也不能动弹。待他轻轻睁开眼时，他惊呆了。他身上趴着一个女人，准确说是一个年轻姑娘，敞开上衣，裸露出光滑的肌体，胸对胸、肚对肚，而且时不时用嘴对着他的嘴，轻轻吸气。说不清是姑娘流出的，还是自己的，一丝口水滑进喉咙里，他十分微弱地咳了咳。姑娘脸上露出太阳一样灿烂的微笑，她轻轻从程亮身上起来，随手拉起一床毯子盖在他身上，便转过身和坐在对面的一位女人边说话，边扎着长长的

藏装。

程亮脑壳一片空白，不知自己在哪里，也不知自己干了些什么，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他轻轻地把头偏了偏，见对面说话的那位女人有五十多岁，看得出她是那样的高兴，无论从她的眼角，还是额头上所舒展的皱纹都能看得出来。她的笑容是那样的可信、真实。她放下手里的那串佛珠，从锅里舀出一碗滚烫的奶茶，轻轻走过来，用左手托起程亮的脖子，嘴里不断说：“佛、法、僧三宝护佑，这汉人得救了。”

这只碗是浅黄色的木碗，奶茶的泡子在碗边不断旋转。程亮一见这旋转之物，头便觉得发晕，他闭上双眼，轻轻喝了一口奶茶。这口奶茶喝进嘴里，流进喉咙，一直到肚子里。奶茶流到哪里，哪里便有一股热的知觉。不用女人喂，他本能地端起茶碗一口一口喝起奶茶来。

一碗奶茶下肚，程亮觉得整个腹腔开始发热，继而全身筋骨舒展，开始有了知冷、知热、知痛、知饿的感觉。年轻姑娘从他躺着的枕边，取出为他在火上烘干的衣裤，毫无顾忌地掀开毛毯。见他身上紫一块、青一块的肌肤，她高声对着年老的女人喊道：“阿妈，你快来看，他的身上全是受伤的斑点！”

“嗡嘛呢叭唎哄！这年轻人的命太大了，就是盘羊滚下山，也早就粉身碎骨了。”这年老的女人看来是母亲，她拿出一只皮口袋，从皮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说：“白珠，这是雪猪油，你把油烤在手上，狠狠擦在他受伤的地方，不散去淤血，会留下后遗症。哎！年轻人，你要忍一忍。”

白珠把雪猪油抹在双手的手心上，在火上烤，待烤烫后，用力在程亮身上的伤痕处搓擦。程亮虽痛却不好发出叫喊声，加上自己是赤身裸体，屋里只有两个女人，又羞又痛，眼角里

挤出泪水，牙齿咬得吱吱响。他不敢再看两个女人一眼，脑袋里乱纷纷，好似在某地洗完桑拿，裸露全身让人干搓。

不知揉搓了多长时间。程亮早已麻木，只觉得所搓过的地方，像倒了开水似的发烫。他悄悄睁开眼看，见叫白珠的姑娘额头上滚出汗珠，整个脸被火烤热，又加之用力，脸蛋红扑扑的，一双眼睛格外明亮。那白里透红的脸，是那样淳朴真实。在他的记忆中，所见过的女人，即便有这样的脸形，也无非是矫揉造作，像美术画中被画家涂抹而成。

喝了一碗奶茶，再经白珠姑娘揉搓了半天，程亮这时显得头脑清醒了许多。他打量了好一阵，这是一间独立的小石屋，除房梁和椽子外，整个屋子全是石头。这座石屋依照地形，坐西向东。西面墙中央有一个石龛，石龛里点着一盏酥油灯，石龛边沿点点斑斑抹着酥油，估计是屋内温度高时融化的，石头已油浸浸的。正对石龛下面是个地灶火塘，火塘呈长方形，四周用条块石嵌着，火塘内架着一个铁三脚，铁三脚上放着的一口铝锅，被烟熏出一层厚厚的烟垢。在石龛的下面，石砌有一条两尺左右长的石墙，估计这是个堆放物品的地方。石墙没用泥黏糊，全凭自然石块垒砌而成。躺在地铺上看，能见墙体上一些透风光亮。说不清这石屋有多少年代，室内墙面上有藏文字，也有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抽象的动物画。

整个屋子按照火塘为中心，分南北两面为夜间休息的地铺。这地铺十分讲究，离火塘不足一尺，用一根碗口粗的圆木拉通做床边。第一层用薄薄的石板铺平，第二层是杉枝，第三层是厚厚一层宽叶防潮草，这草十分柔软，且不易碎断，久铺地上成了一张草毡。石屋门用三张没有推平的木板做成，三张木板按照一定的三角几何原理，嵌有木条固定。

坐在火塘对面的阿妈，嘴里不断默默地念着经，她用一把宽叶干草擦着一把铜瓢，这把铜瓢外表十分陈旧，而瓢内却锃亮。待擦干净铜瓢，阿妈从皮袋里取出一坨酥油放进瓢里，铜瓢放进火塘里，酥油很快化掉，瓢内的酥油化后不断冒出泡沫，泡沫散尽，酥油的香气散发在石屋里。阿妈不知要干什么，抓了一大把盐在酥油里，继而又抓了一大把糌粑面在瓢里。这糌粑一进瓢里便凝固成半干的稀粥。阿妈在身旁的皮袋里翻了翻，在自己周围又看了看，犹豫了一阵，她抬起左手瞧瞧，又举起右手看看。最后好似下了决心，她脱去无袖藏袍，又脱去一件牛毛绒编织的上衣。内衣是一件十分陈旧的白布藏衫，她毫不犹豫地扯开袖口，从肩头扯下一大片布。她把布二分之一对叠好后，把瓢里的酥油糌粑倒在袖口布上，将布角提起来收成一坨，交给白珠说：“他的身上如不用这酥油盐糌粑敷，外伤会转到体内，这样会留下终身疾病。”她边说边穿上衣，又拿起佛珠默默地念起经来。

白珠把阿妈交给她的这坨酥油盐糌粑轻轻敷在程亮身上有明显的淤血处，这东西敷在受伤处，钻心似的痛，程亮除这东西接触到皮肤时动一动外，不好意思叫，也不敢乱动，因他此时还是全身赤裸。

阿妈站起来到屋外转了一转，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回来两朵干枯了的雪莲花。她边和白珠说话，边在一个小木碗里捣碎雪莲。“明天是个晴天，我们一早赶下山去，看来这头牛今年又找不着了。”她又从皮袋里取出几根虫草，同样放在碗里捣碎。接着她把那铜瓢放在火塘里，放进一坨酥油，待酥油散发出香味，再放进捣碎的雪莲、虫草。好一阵，白珠才敷完程亮的伤，协助他穿好全身衣裤。阿妈把煮好的食物倒进碗里，叫程亮喝下。

程亮从没吃过这种食物，但也说不上好不好吃，此时的他，全身疼痛麻木，头昏脑涨，仿佛在睡梦中，仿佛又在现实的现实中，嗅觉味觉也自然失灵。吃过这小半碗食物，腹内开始起了变化，肚内的肠子好像起到润滑的作用，叽叽咕咕叫个不停，心里像有一盆火在燃烧，想呕吐又吐不出来。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是在生命的垂危之中。特别令他痛得钻心的是双眼，眼内像撒进了辣椒面，泪水不断地涌出来。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开始呻吟哭泣。

“妈呀，我在哪儿哦？”

“妈呀，我怎么会成这个样？”

母女俩还从未见过一个大男人这样歇斯底里地哭喊，慌得母女俩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好一阵，毕竟母亲经历的事多一些，知道该怎么办。她说：“这汉人一定是眼睛被雪伤了。”她又把铜瓢擦净，丢进一朵雪莲熬水。不一会儿，雪莲熬的水发出清香味，她叫白珠用这雪莲熬的水给程亮洗眼睛。

这雪莲水洗眼睛十分有效，反复洗过几遍，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减轻了，头也不那么涨痛了。白珠问阿妈：“还叫他吃点东西吗？”

“不！不能再吃，刚才酥油煮雪莲、虫草，已经是很大的量了。也不知道他在雪坑里几天了，哪怕一天，也不能吃得过多。他的饥饿感在明天，让他好好睡一睡，‘噙嘛呢叭唎哄’，愿三宝护佑，别让这年轻人受残。”

白珠给程亮理了理枕头，盖上自己编织的一床厚厚的羊绒毯子。阿妈取出糌粑口袋，母女俩开始吃晚餐。吃着吃着，白珠开始干咳，头也十分烫。阿妈叫她脱去上衣，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让她光着背烤在火上，用雪猪油不断替她擦背。阿妈

太阳谷

T
A
I
Y
A
N
G
U

说：“你用自己的热胸脯给他捂了半天，一定受了风寒，这人总算救活了，也是个功德，待下了山，叫你阿爷给你配点药吃。活人身上的冷气可以逼出来，如果是死人，那就危险了，死人身上有尸气，一旦尸气上身，会产生一种十分痛苦的风湿病，这种病是不易医好的。”

母女俩累了一天，扯过一床薄毯盖在身上，相依着人睡了。

程亮迷迷糊糊睡了一阵，头脑开始有些清醒。雪山下的草坡地，是牧人夏季到秋季短暂的放牧地方。阳历十月没完，开始下雪，牧人便纷纷迁到矮山峡谷中，这里的气候一早一晚特别冷。程亮打了个冷颤，裹起羊绒毯朝火塘边靠近，因火塘的余热总是让人暖和一些。

程亮悔恨自己没听喻加岭寺住持的劝告，如果不遇上这母女俩，自己可能早就没命了。就自己是如何被这母女俩救起，还没搞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面朝上睡了。从石屋顶上盖的石板缝中，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高原的天仿佛离大地近一些，在自己的家乡，无论如何不可能这样清晰地观望天空，与星星对话。

喻加岭是一个山洞，准确说是一个大溶洞。喻加岭被当地藏民视为神山。相传莲花生大师把五座神山上伏藏的财宝钥匙，放在了喻加岭神山上。这五座神山在当地都很有名气。它们分别是：云南的梅岭雪山，稻城的亚丁神山，乡城的巴姆神山，理塘的格聂神山，还有得荣的喻加岭神山。喻加岭神山就坐落在得荣县境内，得荣县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交界的一个小县城。这个小县城离云南香格里拉县只有几十公里，金沙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巨大的“C”形弯。这里的气候是明显的垂直气候，山上终年皑皑白雪，山腰绿树青青，山脚稻

谷飘香。农技人员从新疆购回哈密瓜种，这里遍地是哈密瓜。由于这个小县只有三万多人，哈密瓜在这里几分钱一斤也没人买。据当地人介绍，这个县是全国最后通公路的两个县之一。这里的民风特别淳朴，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有没有熟人，村民们总是显得那样热情，他们会把自己最好的食物用来招待客人。在他们看来，只有客人到家里来，才能证明主人有身份，别人看得起你，应该有好酒、好酒歌款待远客。这里的山岩上，到处都能见到野蜜蜂，每至九十两月，当地村民按照古老而自然形成的村规界定，都会手擎一把捆扎过的干青蒿，背着一只只大水桶，从山岩上取回满满的蜂蜜。这些蜜糖用纱布过滤一道，渣子在锅里熬一熬，便成了黄澄澄的蜂蜡。不仅蜂蜜可以变成钱，蜂蜡也十分好售。

程亮在这些藏寨里转来转去，写了好几篇记实散文，同时也学会了好几首酒歌，其中有一首叫《三杯美酒》，他终日哼个不停：

第一杯美酒，

献给神圣的三宝（三宝指：佛、法、僧），

乞求三宝护佑天下。

第二杯美酒，

献给敬爱的父母，

祝愿父母健康长寿。

第三杯美酒，

献给尊贵的客人，

祝愿客人一生平安。

程亮三天前独自来到噶加岭神山，神山脚下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路，他搭了一辆便车。从山脚到山腰，足足走了四个多

小时。崎岖的山道，翻过一个山坳，又是一条小沟。这条道上有很多动物，一群群藏猕猴格外引人注目，一只只岩羊，毛色十分光滑而有色彩，它们站在山坳上注视着行人。程亮在这条道上就用了好几个胶卷。

噶加岭溶洞十分宽敞，洞口有个袖珍寺庙。寺庙内只有几个喇嘛。虽然规模小，但看得出香火十分旺盛。庙内的供灯有几盏是石头做的，这种石头当地人叫“卡普”，其色彩为湛蓝色。它不同于别的石头，不仅光滑而且十分柔软，用锉刀刻不费力。但这种石头今天很少见，寺内僧人对这种石灯十分看重，就是当地信徒也希望每次上香点灯能把融化的酥油倒在石灯里。他们追溯石灯的历史十分遥远，这不难看出与人类最早所信仰的石头文化有关联，况且藏民族对石头文化的认识，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崇拜，故而一种石头的祀皿，无不在这里得到升华，让人遐想，让人沉思。

寺内供奉的主神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的造型基本统一，而容怒中含笑，其表文武兼备，一手结印戏姿，一手握宝剑，表示无恶不除；头戴宝冠，表示智慧具于其身。庙子住持带程亮参观洞中的自然景观。这个溶洞，包括小寺庙所得名于噶加岭，原因是溶洞中的顶部岩层上，大自然鬼斧神工，天生有一百个藏文字母的“噶”字读音。这上百个“噶”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想象而成，其造型独特，笔力丰满，既有手写体，又有印刷体，让人久望眼花缭乱。这百字噶的排列也十分蹊跷，前后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位有不同的特点，任凭你用三角几何、力学原理都能成立，这个神秘的数学，或许从来没人认真注意过，它是一种巧合，还是要告诉世人一个古老的秘密，让人永远无法破译、读懂。

程亮走出洞中，站在庙门口朝远处眺望，远山近影，此时已被落日的余晖照得让人心醉。天边的云团，映红了蓝天。这古老的山川河流，人畜村庄，自然与人文感召，让人领悟她日落日升，朝夕万变中隐匿的生命语汇，探寻高原古老文明与原始自然的景观，时空的延续和纵深在这里史诗般地展现，让人感受到古老文明的形态，遥想人类文化发展与毁灭生生不息的无限循环。他凝望了许久，便低吟道：“悬崖耸立浮云端，盘旋小道挂洞前，日落西山照彩霞，日收远近万重山。”

程亮沉醉于大自然万种情怀中。这时，寺庙住持阿格端着一个木盒走出来。他站在庙外的一个坎上，左手托着木盒，右手抓起盒内的食物，高声喊道：“呀！啧啧啧，呀！啧啧啧……”此时，太阳落山，西面的群峰和山谷暗淡，落日最后的余晖抹在噶加岭山上。一明一暗的光度，老人站在晚风中，袈裟更加红艳，老人白白的胡须，在晚风的吹拂下，微微抖动，像一尊雕刻大师的杰作，晚风中的僧人，剪影是那么迷人，那么耐人寻味。

在阿格老人的呼唤下，寺庙周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群群野鸡、一只只盘羊、岩羊、雪猪、松鼠……有的站在坎下，有的干脆跑到老人身旁。阿格一把一把地将盒内的食物朝地上撒去，那些野生的飞禽走兽，相互冲撞，挤着身子争吃食物。这些食物大多是前来观光旅游、烧香拜佛的人吃剩下的锅魁、面包等。老人每天把这些剩下的食物捡起来，捣碎后拌一点糌粑，并念一段《放生经》，加持在这些食物上，还祈祷神灵，愿天下一切生命平安，愿来往游人、香客平安。

程亮觉得好生奇怪，他一见到阿格喇嘛，便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阿格喇嘛今年七十七岁了，但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老人身高一米八几，然面腰不弯，背不驼，古铜色的皮

肤，没多少皱纹，独特的脸上有长长的胡须。

当程亮背着一个大旅行包，汗流满面走到噶加岭寺时，老人仿佛等了他好久。一壶鲜酥油打的茶，一个土面馍。阿格一把将程亮拉到自己的座位旁，用右手不断地抚摸他的头。那一双本来不大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程亮被这位藏族老人，而且是寺院住持如此以礼相待，很有些受宠若惊之感。

晚上阿格喇嘛给他讲了很多有关噶加岭及寺院的传说故事。程亮对老人讲的噶加岭上有一只独角梅花鹿特别感兴趣。老人说得十分神秘，这只独角梅花鹿是一只神鹿，它是噶加岭神山的护佑神的化身。在寺院窄小的墙壁上，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也不知画于哪个年代。梅花鹿的造型既有山水画风格，又有油画的远视色彩。那只刀锋似的独角，站在远处看，仿佛在摆动。

程亮提出他要明天上山看一看，说不准会遇上这只神鹿，即使遇不着，他也可拍一些风光照。老人不同意程亮上山，他说这山山势险峻，行走十分危险。爬到山顶，山背面是万年雪峰，稍不留神，会掉下雪山。一旦掉下去，别说人，就是灵巧无比的盘羊，也会摔得粉身碎骨。

程亮说啥也要上山，如此固执，老人开始担心他会出事，噶加岭山虽比不上别的山那样挺拔高昂，但其地形十分复杂。一旦上了山，后山是金色的太阳谷，仙景般的风貌总是令人向往。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试图从这山上朝后山走，但没听说有人成功。有理智的走到一定程度，知道前面是死亡之路，便返回，抱着侥幸心理的人，基本埋在了万年雪中。

白天来的香客落日都走了。高山望日头，回家摸壁头，噶加岭山的太阳收山，天便黑下来。吃过晚餐，阿格老人坐在昏暗的酥油灯下，久久凝望了程亮好一阵，便说道：“年轻人啊，



大象不知泥沼，误走草滩丧命；飞蛾不知灯火，迷扑亮光自灭。请你一定要想清楚，不可盲目行事。”

程亮说：“阿爷，请你放心，我看一看便回来。”

“唉！”老人看来说不动这年轻人，便提议为他占卜问卦。程亮虽不信这些算命打卦的事，但在庙内无事，加之没有睡意，便显露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接受老人的提议。

阿格喊了两声，隔壁跑过来一个十多岁的小扎巴（小和尚）。阿格叫他准备一下卦具，便从身旁取出一套经书。一把紫色檀香叶丢进火塘里，一股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小屋里飘飞。阿格诵经声十分洪亮，他习惯性地压低音调，上下嘴唇的造型形成一个“O”字，滔滔流水般的声响，回旋在小庙，震荡在山洞里。

小扎巴端来一个上下口小肚大、圆形的青铜盆，半盆清水，一袋青稞子，一瓶鲜牛奶。阿格看了一眼，见所需物品已准备好，便问程亮的姓名及年岁。

一瓶鲜牛奶倒入盆中，顿时盆中奶与水相融，看上去有些浑浊。阿格抓起一把青稞子，举过肩头，双眼眯成一条缝，嘴里不知在念些什么，那薄薄的嘴唇不断上下颤动。突然，他喊了一声：“嘿！”一把青稞子撒进盆里。青稞子撞击在盆口，发出青铜特有的声响。这些青稞子有的跳出盆外，有的落入盆中。这样反复撒了好几次。完毕，老人闭上双眼，双手结印。一会儿，盆里跳出一颗青稞子，这颗青稞子跳出水面，又跳进盆中，反反复复好几次。阿格老人轻轻放下双手，微微睁开双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好一阵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示意小扎巴端走所有卦具。

他端起茶碗狠狠地喝了两大口茶，酥油茶珠从两边嘴角流出来，他下意识地用右手擦了擦嘴角，便双手使劲揉搓。“年轻

人，你的命像顽石，像生铁一样坚硬，明日到山顶，你不会返回，但也不会死亡，这是你命中注定该有一次劫难，谁也代替不了，这次你到后山，是了却你前生一段不了情缘。我不会阻拦你，我明日会为你诵经祈祷，愿我们还会有相见之时。”阿格喇嘛十分庄重，一字一句地说道。

程亮下决心要到山顶去看一看，也不是刻意要到后山。他知道后山是太阳谷，也是他此次行程的主要目的，但路线不在噶加岭山程，而是另外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是他打听到的，当听县上的人告诉他，这里有个噶加岭神山，风景很好，他便决定要去看一看。奇怪的是，当他听见噶加岭这个名字，便有一种亲近感，而且觉得自己十分熟悉。冥冥之中好似有一个召唤，有一种吸引力，故而下决心前来。

对阿格老人特意为他占卜问卦，程亮心里十分感激，他虽不信这些东西，但出门在外，遇上这样的好心人，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

今天见到这老人，好似一见如故，有一种格外的亲近和信任感，这的确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程亮笑着说：“尊敬的喇嘛，你我从来不曾相见过，怎么我对你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这种感觉而且是相见恨晚，你我见面，尚未开口交谈，便能理解领会你的心思。在我居住的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不随便相信一个陌生人，但今天，有一种力量，要我放下戒备和矜持，这是什么原因呢？”

阿格喇嘛笑眯眯地看着他，用右手轻轻捋着长长的胡须，便开口说道：“按照我们藏传佛教生死轮回的观点，人生并不是指今生今世，人要经历六道轮回，像走很长一条路。在岁月的长河中，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并不是一眼就看出不同的人，但

